

# 一炷心香望江城

陈世旭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开始写作没有几年，因为文化程度局限，已现窘境。走投无路中，听到武汉大学创办插班教育的消息，立刻报了名。之后，我在武汉过了两年求学生活。

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刘道玉。插班生、学分制以及自主招生，都是他具有前瞻性、现代性、世界性的教育思想的体现。那时的武汉大学没有围墙，正值黄金时代，目光远大，胸襟开阔，各种文化形态交流融汇、砥砺激荡，充满了勃勃生气。

因为有选课的自由，我在中文系之外，还得到在哲学、历史、法律、新

余，偶有外出。我喜欢武汉市井的火爆、质朴、世俗化。老通城的豆皮，小桃仙的大筒骨炖藕，满街的热干面，至今难忘；江汉关的钟声，辛亥首义的枪声，汉正街的市声，时来梦中；学校附近的洪山，那些乱草中的废墟，远胜于今天到处可见的粉妆玉砌的殿堂。长春观一个小道士读王安忆小说的全神贯注，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

校园内，我时常流连的是樱园。花盛时，满园姹紫嫣红，纷飞如雨，遍撒樱花大道上的人流。我住的宿舍在桂园尽头，门外东湖一碧万顷。不远处磨山野趣淳朴若村姑，月夜里湖心中静影沉璧映楼台。

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珞珈山。杂花生树，楚天开阔，心旷神怡。我在小说《马车》里表达过当时感觉：大观山下面，长江无声流过。

蹇先生在望江亭的亭柱上倚了许久。

……

下着雨，一驾马车碾着泥泞，驶入树林深处。两边是似乎无穷无尽地闪动着湿漉漉的浓绿。唯一的感受是寂寥。

大凡坏脾气的人一般都有着较外在的强势。故而，不少弱者在强势面前总显得小心翼翼，躲得远远的，生怕惹事，引火烧身。关于这个话题，原本可以一直往下写、深处写，但有趣的是我的思维在这节点，不经意地跳跃了一下，跳进一个家，我的家。

我的家是一本让我爱不释手，又不忍翻阅的厚书。

我的母亲心地善良，年轻时号称大美人，且多才多艺，只差一点就是完美，这个“一点”就是坏脾气，向外发射型的火爆子。我的父亲心地善良，爱读书，在历史地理方面记忆力惊人，年轻时英气逼人，我至今还记得他拿着一张照片自信而得意地

## 父亲的流水，母亲的火

张焯

问我和弟妹：“选个男人搭之选个女人，啥人好看？”我们三个小孩都笑而不答。父亲也只差一点就是完美，这个“一点”就是厚道得近乎柔弱，向内包容型的“闷葫芦”，藏得住一世话语，一肚子火。他们两人的性情有天性的一面，也有后天社会生活、时代变幻等种种因素造成，说来话长，就不在此文展开。

我曾写过一首诗，题目就是《水与火》：“自从你的诗情画意/被油盐酱醋抹得咸涩酸苦/而失去抚慰的情绪/又被炉灶点旺，妈妈/你的爱情就变成了沉默的怒火//有时候，火花在小紫屋闪烁/父亲滚烫的前额就会像雷雨后的/黄草坪。铺满水珠//当初你俩怎会走在一起/真个不懂水火不相容的常识吗/我的童年低垂着湿重的翅膀//和解吧和解吧和解吧，要不/干脆分离——不要为我考虑/午夜，我无声的怒吼//化为飞虫——向灯泡猛撞过去/可就在这灼伤的一刹那/我理解了你的全部痛苦//疏忽——一直在跟随我们/并掷下一张残忍的病卡/冷冷地告诉你，告诉我/父亲憔悴的面庞，不能像/太阳那样为我们倾泻抚爱的缘故//你的火瞬间变成了水/但晚了，妈妈/父亲的水永远永远地流逝了”

心与心是隔着距离的，恋爱只是暂时缩短了距离，或是两颗心相遇瞬间碰撞了一下；而婚姻、家庭生活不是蝴蝶沸羹便是索然寡味，是对浪漫爱情的颠覆、消解。如同现代主义诗歌对于浪漫主义诗歌。如此看来，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总不如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来得深刻。因为遇见，所以惜缘；因为懂得，所以悲悯；因为理解，所以包容、宽容、谅解。我的母亲倘若早点悟出这个道理，那么在我父亲去世后就不会陷入无限期的自责，难以自拔了。

爱，不是完美的，爱是有缺陷的。爱，是一种神秘的东西；既不为人拥有，又不与人离异。懂得了这一点，心就会豁然开朗。请千万珍惜你身边的人，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。

脑子里忽然冒出宋朝诗人范成大《鄂州南楼》的“黄鹤归来识旧游”，不由感慨系之，随口凑出不成格律的四句：东湖一梦卅二年，几多风流已成烟。多情只有珞珈树，依旧岁岁落诗笺。

不意不到半年，武汉遭遇新冠病毒。从互联网看到媒体的报道，看到民间志愿者的舍生拼搏，心焦中或有心安。真实固然残酷，却有温暖。生活因此保有希望，而况当此劫难。

不记得在哪听到一个说法，把珞珈山的原名改为“珞珈”，是当时在校任教的诗人闻一多先生的意愿。

“珞珈”者，美玉也。以美玉名山，当然是风雅了。但给一家文学杂志写稿，落款的写作地点我写作了“珞珈山”。

当时的想法是：“落伽”乃是解脱——从无知的枷锁中解脱；今天，我仍然想将“珞珈”写作“落伽”——从病毒的枷锁中早早解脱。

北望江城，一炷心香。黎民何辜，遭此祸殃？志士赴命，天佑我邦。春日已至，樱花将旺。白云悠悠，不见黄鹤。龟蛇犹在，可期永昌。

终会有“江城五月”，终会有“黄鹤楼中吹玉笛”！

武汉万福！

“蹇先生”的感觉，也是我此时此刻的感觉。

去年夏，有机会乘车沿武汉东湖的湖滨大道从珞珈山下经过，从车窗打量武汉大学严谨而崭新的围墙和建筑，陌生而疏远。三十二年间，院内的

筑！我还没搭啥棚子呢，就在自己的阳台上养几只猫而已！

其实，王老伯的阳台就是窗户外面的防盗铁窗，不过，他这话真把我蒙住了。我一时回不过话。

第一回合，我败下阵来。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，就先动动皮毛。我让王老伯给猫窝围个护栏，防止“天女散花”。王老伯倒也同意，在栅栏周围浅浅地围了一圈硬纸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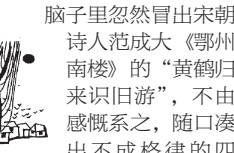
邻居们看到我这个社区民警也没能拆了猫窝，火气大啊。有几个热心的提醒我，老宁，这猫窝不拆，你的威信直线下降。你以后再开展工作就难了。因为王老头他不占理啊！对付没理的事情你都没办法，以后叫我们哪能相信你？

他们说的有理。这个猫窝不是小事。我并非热心居民的提醒才认识到此猫窝的重要性，而是在思考解决的办法。我在想，王老伯为啥要养那么多猫？联想到白天进他家时看到的，



云散月不知 (中国画) 李知弥

变迂不得而知，只有围墙挡不住的山坡上的树木依旧茂密而亲切。惟愿当年所有尊敬的师长岁月静好。



不意不到半年，武汉遭遇新冠病毒。从互联网看到媒体的报道，看到民间志愿者的舍生拼搏，心焦中或有心安。真实固然残酷，却有温暖。生活因此保有希望，而况当此劫难。

不记得在哪听到一个说法，把珞珈山的原名改为“珞珈”，是当时在校任教的诗人闻一多先生的意愿。

“珞珈”者，美玉也。以美玉名山，当然是风雅了。但给一家文学杂志写稿，落款的写作地点我写作了“珞珈山”。

当时的想法是：“落伽”乃是解脱——从无知的枷锁中解脱；今天，我仍然想将“珞珈”写作“落伽”——从病毒的枷锁中早早解脱。



我心里有了底。王老伯是孤老，年近八旬，一人住8平方米的小房，除了一台电视机，再无能发声的东西。无人交流，无人嘘寒问暖，即使转到弄堂里想在聊天的人群中插个话，也没人理他，最后他就收养了一只流浪猫。如今，1只发展到了6只。他把猫当作了亲人，在心理上有极大的依赖性。

怎么办？解决猫咪的关键其实是解决王老伯的孤独感。我有了想法。第二天，召集居委干部、部分邻居开个座谈会，把王老伯的问题摆上桌面。其实王老伯的情况大家都知道，只是时间久了，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情，更未切身去体会老人内心那冰冷的“孤独”二字。大家将心比心，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，终于理解了王老伯养6只猫的缘故，并且也有了办法。先派志愿者定期上门关心王老伯，邀请他参加每月两次的读书活动；其次，派两个喜欢养猫的邻居去与他套

## 王老伯和小猫咪

宁穗

近乎，从科学养猫的角度告知他6只猫养在这样一个窝里，其结果并不好；再次，看看能不能培养王老伯其他的兴趣爱好。

这三部曲同时进行，一直“弹奏”了近两个月，我们终于和王老伯交上朋友了。王老伯同意将6只猫送掉5只，留下最小的1只。我们还帮他改建了猫窝，扫除脏乱差，将“阳台”改建为绿荫台，摆上绿植，将猫窝移到屋内专门购置的木屋里。王老伯笑了，邻居们也笑了，天女散花的日子终于结束。

不过，我们和王老伯的友谊才刚刚开始。

这件事我颇有感触，看似是猫，其实是人。解决的问题，只有走到人的内心去才能标本兼治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用“心”。

这个春节，太憋屈了。像一只老鼠躲在洞里，哪儿都不能去，买几棵新鲜黄心菜，也得戴上口罩、夹着尾巴来去匆匆。窝在家里刷手机，看新冠病毒辐射全国，痛楚哀哀，一颗心始终泡在阴雨里。不出家门，才是最好，这样的日子真是一种煎熬。想放声狼嚎，喷吐心霾，又怕吵到鸽子笼似的上下左右，张着嘴却哑了嗓子。想哭一场，让泪水带走阴暗和沉重，却空洞双目，无泪可流。想恶狠狠骂一句粗话，却不知道究竟该骂谁。握紧拳头，想揍死那些断子绝孙的幽灵，可打在空中找不到对手，击在冰寒坚硬的墙上，自己倒痛得龇牙咧嘴，直吸凉气。乱花迷眼的日子，心中聚集起来的那一座温暖的塔，一点一点地坍塌，碎成一摊。

短短十七年，大自然就教训了我们两次，“非典”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。静默仁慈的大自然，想必已是忍无可忍才果断出手的吧。那一次，我们惊慌失措，代价惊心。这一次，我们像惊弓之鸟，在谜一样的朦胧中忍受着惨烈的痛苦，承受着飘零生命的代价。那一次伤痛，有人记住了。这一次哀痛，是因为有人忘记了那一次的痛楚。忘记了疼痛，放纵了欲望和贪婪。没有节制的放纵，等于是为灾难打开了畅通的大门。

这一次更狠更严厉的教训，是否就能让一些人牢记人道和人伦？是否就能让一些人有一丝自我反省和对生命的敬畏？同样，这滴血的教训和疼痛，是否也能让我们明白，是与非、黑与白一定是泾渭分明，不能有半点的含糊。没有是非界线，或者对邪恶的胆怯，都只能是对罪恶的纵容。人心病了，正气不足，那罪恶终会侵入。

一场疫情，瞎子都能看见我们已经病得不轻。圣人说一日要三省，这实在是太过苛刻了。每日一省都是扯淡，一月一省、一年一省也根本做不到，也根本就不会去做。谁还自省呢？为啥要自省？别人帮助“省”都是多余，都是故意，都不能答应。花只能盛开不能败落……限制了思维、扭曲了行动，即使一句温情脉脉的善意的金玉良言，也视为针尖般的刺目。病毒来了，需要医生，需要对症下药，你病了，为啥就如此讳疾忌医？民众是社会的医生，治未病。物质的病毒终究可以治愈，但是人心的病毒，何时才能治愈？原本清澈如镜的初心，是如何被病毒侵蚀而变得毛玻璃一般的模糊？苍天会恕你无罪吗？

这个春节，过得真是太憋屈了……好在，春天来了。

## 赠上海医生五首

胡晓明

- 小米腊肠八宝粥，吴侬软语最温柔。输他医侠春风暖，请战纷纷去留。
- 护士武昌将欲行，满城寒雨冻无声。长江入海波千尺，不及白衣忘我情。
- 污将白玉肯同身，沪上大医不顾身。想得阿拉除夕夜，还应说著远征人。
- 疫情釜涌几时休，卫士藏昂剑未酬。莫道武昌千里隔，汉江只在浦江头。
- 掩绾青丝入汉关，一麾白褂豁尘颜。海滨故友如相问，为报轻车二月还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**十日谈** 新一届小区业委会里竟然有个“洋委员”，请看明日专栏。  
责编：杨晓晖